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嚴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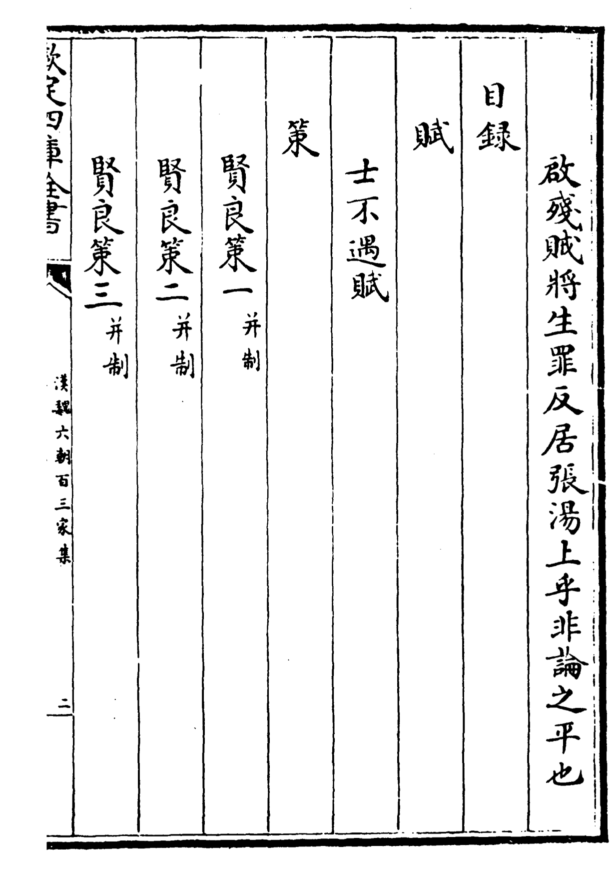
謄錄監生臣朱上林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

漢董仲舒集題詞

史記儒林傳載廣川董氏與胡毋生春秋同列無大褒異至漢書始特為立傳賛述劉子政與劉歆劉龔言論抑揚其辭以寄鄭重凡人輕今貴古賢者不免太史公與董生並遊武帝朝或心易之孟堅後生本先儒之說推崇前輩則有

叩頭户下耳正誼明道西漢絶學遂為儒宗三
策三對君臣喜起文章大醇禮記儔也公孫用
事同學懷妬出相膠西謝病自免悲哉董生向
賦不遇今其然耶然尊孔氏斥百家立學校舉
茂才王者制度皆發自董生身雖廢言何嘗不
顯哉高廟燔災間居擬對私家書也主父挾奏
吕生妄譏下吏當死漢法失刑與誅腹誹何殊
宋儒因武帝好殺窮跡淮南曲罪董生一對上



啟殘賊將生罪反居張湯上乎非論之平也

目録

賦

士不遇賦

策

頌

山川頌

春秋陰陽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目錄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

明　張溥　輯

漢董仲舒集

賦

士不遇賦

嗚呼嗟乎遐哉邈矣時來曷遲去之速矣屈意從人非吾徒矣正身俟時將就木矣悠悠偕時豈能覺矣心之

憂歟不期禄矣皇皇匪寧祇增辱矣努力觸藩徒摧角矣不出户庭庑無過矣生不丁三代之聖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以辯詐而期通兮貞士耿介而自束雖日三省於吾身兮猶懐進退之惟谷彼實繁之有徒兮指其白而為黒目信嫮而視眇兮口信辯而言訥鬼神不能正人事之變戾兮聖賢亦不能開愚夫之違惑出門則不可以偕往兮藏器又嗤其不容退洗心而内訟兮亦未知其所從也覩上古之清濁兮廉士亦筑筑而靡歸

殷湯有卞隨與務光兮周武有伯夷與叔齊卞隨務光
遁跡於深淵兮伯夷叔齊登山而采微使彼聖人其猶
周遑兮矧舉世而同迷若伍員與屈原兮固亦無所復
顧亦不能同彼數子兮將遠遊而終慕於吾儕之云遠
兮疑荒遠而難踐憚君子之于行兮誠三日而不飯嗟
天下之偕違兮悵無與之偕返孰若返身於素業兮莫
隨世而輪轉雖矯情而獲百利兮復不如正心而歸一
善紛既迫而後動兮豈云禀性之惟褊同人而大有兮

明譙光而務展遵幽眛於默足兮豈舒采而蘄顯苟肝膽之可同兮奚鬚髮之足辨也

策

賢良策一

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遑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儁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

夫褎然為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筦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誖謬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

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嗚呼凡所為屑屑
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
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
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
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飭而膏
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
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
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

講問髙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别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出廼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與執事書之不泄與于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性情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廼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

知變而傷敗廼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懈書曰茂哉茂哉皆强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殁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歳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

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至於宣王思昔

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頌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此盖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

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隣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縁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

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徠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

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按春

秋謂一元之意一者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内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

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

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跡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義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

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墻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

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於天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於天夫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羣生也

賢良策二

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乗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指異哉或曰良玉不琢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

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嗚呼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徳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徳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

道世務而未濟稽之上古而不同考之於今而難
行毋迺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由異術所聞
殊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畧切磋
究之以稱朕意
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
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禼咎繇衆聖輔德賢
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
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

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太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

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由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黄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宫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

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禄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義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

王之道以貪狠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詞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耻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斂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臣之知盡天下之

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髙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髙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内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

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絶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貧窮孤弱寃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

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郎中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致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

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録德而定位則廉耻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寛臣之罪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賢良策三

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

紂寢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恵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涵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

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
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
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
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
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
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
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道也古者修教訓之官
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

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天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

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聚少成

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

之比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響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

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獘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

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由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議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厪能勿失耳若乃論政事

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政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一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

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禄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産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蹵民民日削月浚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羡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

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

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之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

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禍患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章

乞種麥限田章

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況古者不過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内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

者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三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

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寛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書

詣丞相公孫弘記室書

江都相董仲舒叩頭死罪再拜上言君侯以周召自然休質擢升三公統理海内總緝百寮未有半言之教郡國翕然望風更思改新以助至治羣衆所占必有成功仲舒叩頭死罪仲舒愚戇素無治名大漢之檢式數蒙

君侯哀憐之恩悞被非任無以稱職仲舒竊見宰職任天下之重羣心所重推須賢佐以成聖化願君侯大開蕭相國求賢之路廣選舉之門既得其人接以周公下士之義即竒偉隱世異倫之人各思竭愚歸往盛德英俊滿朝百能備具即君侯大立則道德弘通化流四極仲舒愚陋經術淺薄所識褊陋不能賛揚萬分君侯所棄捐竊聞春秋曰聖賢博觀以章其名擇善者從之無所不聽又曰近而不言為謟遠而不言為怨故輙披心

陳誠仲舒叩頭死罪死罪夫堯舜三王之業皆由仁義為本仁者所以理人倫也故聖王以為治首或曰發號出令利天下之民者謂之仁政疾天下之害於人者謂之仁心二者備矣然後海内應以誠惟君侯深觀往古思本仁義至誠而已方今關東五穀咸貴家有饑餓其死傷者半盜賊並起發亡不止良民被害為聖主憂咎皆由仲舒等典職防禁無素當先坐仲舒叩頭死罪死罪仲舒至愚以為扶衰止姦本在吏耳宜一考察天下

領民之吏留心署置以明消滅邪枉之跡使百姓各安其產業無有寇盜之患以蠲主憂仲舒叩頭死罪謹奉春秋署置術再拜君侯足下

對

高廟園災對

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

季氏之惡已熟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熟惡季氏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僭禮之物天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已見罪徵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五月桓宮釐宮災二者同事所為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耳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季氏亡道久矣前是天不

見災者魯未有賢聖臣雖欲去季孫其力不能昭公是也至定哀廼見之其時可也不時不見天之道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其不當立久矣至於陛下時天廼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昔秦受亡周之弊而亡以化之漢受亡秦之敝又亡以化之夫繼二敝之後承其下流兼受其猥難治甚矣又多兄弟親戚骨肉之連驕揚奢侈恣睢者衆所謂重難之時也也陛下正當大敝之後又遭重難

之時甚可憂也故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雖敝而重難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廼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乃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況諸侯乎在内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災燔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罪在外者天災外罪在内者天災内燔甚罪當重燔簡罪當輕承天意之道也

雨雹對

元光元年二月京師雨雹鮑敞問董仲舒曰雹何物也何氣而生之仲舒曰陰氣脅陽氣天地之氣陰陽相半和氣周迴朝夕不息陽德用事則和氣皆陽建巳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陰德用事則和氣皆陰建亥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陰之月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疑於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者也四月陽雖用事而陽不獨存此月純陽疑於無陰

故亦謂之陰月自十月以後陽氣始生於地下漸冉流散故言息也陰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四月純陽用事自四月以後陰氣始生於天上漸冉流散故云息也陽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十月純陰用事二月八月陰陽正等無多少也以此推移無有差慝運動抑揚更相動薄則薫蒿歊蒸而風雨雲霧雷電雪雹生焉氣上薄為雨下薄為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二氣之初蒸也若

有若無若實若虛若方若圓攢聚相合其體稍重故雨乘虛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疎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其寒月則雨凝於上體尚輕微而因風相襲故成雪焉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則上合為大雨下凝為氷霰雪是也雹霰之流也陰氣暴上雨則凝結為雹焉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塞望浸淫被泊而已雪不封條凌殄毒害而

已雲則五色而為慶三色而成矞露則結味而成甘結潤而成膏此聖人之在上則陰陽和風雨時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雹殺驢馬此皆陰陽相蕩而為祲沴之妖也敞曰四月無陰十月無陽何以明陰不孤立陽不獨存耶仲舒曰陰陽雖異而所資一氣也陽用事此則氣為陽陰用事此則氣為陰陽陰之事雖異二體常存猶如一鼎之水而未加火純陰也加火極熱純陽也純陽則無陰氣息火水寒則更

陰矣純陰則無陽氣加火水熱則更陽矣然則建巳之月為純陽不容都無復陰也但是陽家用事陽氣之極耳薺麥枯由陰殺也建亥之月為純陰不容都無復陽也但是陰家用事陰氣之極耳薺麥始生由陽升也其尤者葶藶死於盛夏款冬花於嚴寒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凉焰故知陰不得無陽陽不容都無陰也敞曰冬雨必暖夏雨必凉何也曰冬氣多寒陽氣自上躋故人得其暖而下蒸成雪矣夏氣多暖陰氣自下昇

故人得其涼而上蒸成雨矣敞曰雨既陰陽相蒸四月純陽十月純陰斯則無二氣相薄則不雨乎曰然純陽純陰雖在四月十月但月中之一日耳敞曰月中何日曰純陽用事未夏至一日純陰用事未冬至一日朔旦夏至冬至其正氣也敞曰然則未至一日其不雨乎曰然頗有之則妖也和氣之中自生災沴能使陰陽改節暖涼失度敞曰災沴之氣其常存耶曰無也時生耳猶乎人四肢五臟中也有時及其病也四支五臟皆病也

敞遷延負墻俛揖而退

郊祀對

廷尉臣湯昧死言臣湯承制以郊事問故膠西相仲舒臣仲舒對曰所聞古者天子之禮莫重於郊郊嘗以正月上辛日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禮三年喪不祭其先而不敢廢郊郊重於宗廟天尊於人也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此言德滋美而牲滋微也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牲色白貴純

也帝牲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貪其大也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未能芻豢之食莫如令食其母便臣湯謹問仲舒魯祀周公用白牲非禮也臣仲舒對曰禮也臣湯問周天子用騂剛羣公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臣仲舒曰武王崩成王幼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曰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牲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臣仲舒愚以

為報德之禮臣湯問仲舒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魯何緣以祭郊臣仲舒對曰周公傅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於天道成王令魯郊也臣湯問仲舒魯祭周公用白牡其郊何用臣仲舒對曰魯郊用純騂剛周色尚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臣湯問仲舒祠宗廟或以鶩當鳧鶩非鳧可用否臣仲舒對曰鶩非鳧鳧非鶩也臣聞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慎之至也陛下祭躬親齋戒沐浴以承宗廟甚敬謹奈何以鳧當鶩鶩

當覔名實不相應以承太廟不亦不稱乎臣仲舒愚以為不可臣犬馬齒衰賜骸骨伏陋巷陛下乃幸使九卿問臣以朝廷之事臣愚陋曽不足以承明詔奉大對臣仲舒冐死以聞

頌

山川頌

山則巃嵸𡾰𡽱嵬崔𡶜巍久不崩陁似夫仁人志士孔子曰山川神祇立寶藏殘器用資曲直合大者可以為

宮室臺榭小者可以為舟輿浮瀶大者無不中小者無不入持斧則砍折鎌則艾生人立禽獸伏死人多多則功而不言是以君子取辟也且積土成山無損也成其高無害也成其大無虧也小其上泰其下久長安後世無有去就儼然獨處惟山之意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也水則源泉混混汩汩晝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後行既似持平者循微赴下不遺小閒既似察者循谿谷不迷或奏萬里而必至既

似知者鄣防止之能淨淨既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潔清而出既似善化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困於火而水獨勝之既似武者咸得之而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之謂也

春秋陰陽

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災

先是四國共伐魯大破之於龍門百姓傷者未瘳怨咎

未復而君臣未惰內怠政事外侮四隣非能保守宗廟終其天年者也故天災御廩以戒之

釐公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

釐娶於楚而齊媵之脅公使立以為夫人西宮者小寢夫人之居也若曰妾何為此宮誅去之意也以天災之故大之曰西宮也

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

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誅天戒若曰不

能行政令何以禮樂為而臧之

成公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

成居喪亡哀戚心數興兵戰代故天災其父廟示失子道不能奉宗廟也

襄公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

伯姬如宋五年宋恭公卒伯姬幽居守節三十餘年又憂傷國家之患禍積陰生陽故火生災也

昭公九年夏四月陳火

陳夏徵舒殺君楚嚴王託欲為陳討賊陳國闢門而待之至因滅陳陳臣子尤毒恨甚極陰生陽故致火災

昭公十八年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象王室將亂天下莫救故災四國言亡四方也又宋衛陳鄭之君皆荒滛於樂不恤國政與周室同行陽失節則火災出是以同日災也

定公二年五月雉門及兩觀災

此皆奢僭過度者也先是季氏逐昭公昭公死於外定

公即位既不能誅季氏又用其邪說淫於女樂而退孔子天戒若曰去高顯而奢僭者

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桓釐宮災

此二宮不當立違禮者也哀公又以季氏之故不用孔子孔子在陳聞魯災曰其桓釐之宮乎以為桓季氏之所出釐使季氏世卿者也

哀公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

亡國之社所以為戒也天戒若曰國將危亡不用戒矣

春秋火災屢於定哀之間不用聖人而縱驕臣將以亡國不明甚也

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亡麥禾

夫人哀姜淫亂逆陰氣故大水也

桓公元年秋大水

桓弑兄隱公民臣痛隱而賤桓後宋督弑其君諸侯會將討之桓受宋賂而歸又背宋諸侯由是伐魯仍交兵結讎伏尸流血百姓愈怨故十三年夏復大水

嚴公七年秋大水亡麥苗

嚴母文姜與兄齊襄淫共殺桓公嚴釋父讐復娶齊女未入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於道逆亂臣下賤之之應也

嚴公十一年秋宋大水

時魯宋比年為乘丘鄑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

嚴公二十四年大水

夫人哀姜淫亂不婦陰氣盛也

宣公十年秋大水飢

時比伐邾取邑亦見報復兵讐連結百姓愁怨

成公五年秋大水

時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師明年復城鄆以

彊私家仲孫蔑叔孫僑如顓會宋晉陰勝陽

襄公二十四年秋大水

先是一年齊伐晉襄使大夫帥師救晉後又侵齊國小

兵弱數敵彊大百姓愁怨陰氣盛

成公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又食其

角

鼷鼠食郊牛皆養牲不謹也

釐公二十一年夏大旱

齊桓既死諸侯從楚釐尤得楚心楚來獻捷釋宋之執

外倚彊楚炕陽失衆又作南門勞民興役諸雩旱不雨

畧皆同說

桓公十五年春亡氷

象夫人不正陰失節也

成公元年二月無氷

方有宣公之喪君臣無悲哀之心而炕陽作丘甲

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李梅實

李梅實臣下彊也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冬水王木相故象大臣

桓公八年十月雨雪

象大夫專恣陰氣盛也

昭公四年正月大雨雪

季孫宿任政陰氣盛

定公元年十月隕霜殺菽

菽草之強者天戒若曰加誅於彊臣言菽以微見季氏之罰也

文公三年秋雨螽于宋

宋三世內取大夫專殺殺生不中故螽先死而至

宣公十五年冬蝝生

蝝螟始生也一曰螟始生是時民患上力役解於公田宣是時初稅畝稅畝就民田畝擇美者稅其什一亂先王制而為貪利故應是而蝝生屬蠃蟲之蘖

釐公十五年九月己夘晦震夷伯之廟

夷伯季氏之孚也陪臣不當有廟震者雷也晦者雷擊其廟明當絶去僭差之類也

隱公五年秋螟

時公觀漁於棠貪利之應也

嚴公六年秋螟

先是衛侯朔出奔齊齊侯會諸侯納朔許諸侯賂齊人歸衛寶魯受之貪利應也

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其後戎執天子之使鄭獲魯隱滅戴衛魯宋咸殺君

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前事已大後事將至者又大則既先是魯宋弒君魯又

成宋亂易許田無事天子之心楚僭稱王後鄭岠王師射桓王又二君相簒

桓公十七年十月朔日有蝕之

言朔不言日惡魯桓且有夫人之禍將不終日也

嚴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

宿在東壁魯象也後公子慶父叔牙果通于夫人以弑公

嚴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宿在畢主邊兵夷狄象也後狄滅邢衛

嚴公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宿在心心為明堂文武之道廢中國不絕若綫之象也

嚴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魯二君弒夫人誅兩弟死狄滅邢徐取舒晉殺世子楚滅弦

僖公五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先是齊桓行伯江黃自至南服彊楚其後不內自正而

外執陳大夫則陳楚不附鄭伯逃盟諸侯將不從桓政
故天見戒其後晉滅虢楚圍許諸侯伐鄭晉弒二君狄
滅温楚伐黄桓不能救

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是時楚滅黄狄侵衛鄭莒滅杞

僖公十五年五月日有食之

後秦獲晉侯齊滅項楚敗徐於婁林

文公元年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先是大夫始執國政公子遂如京師後楚世子商臣殺
父齊公子商人弑君皆自立宋子哀出奔晉滅江楚滅
六大夫公孫敖叔彭生並專會盟

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後宋齊莒晉鄭八年之閒五君殺死楚滅舒蓼

宣公八年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先是楚商臣弑父而立至於嚴王遂强諸夏大國惟有
齊晉齊晉新有篡弑之禍内皆未安故楚乘弱横行八

年之間六侵伐而一滅國伐陸渾戎觀兵周室後又入
鄭鄭伯肉袒謝罪北敗晉師于邲流血色水圍宋九月
析骸而炊之
宣公十年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後陳夏徵舒弑其君楚滅蕭晉滅二國王札子殺召伯
毛伯
宣公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後邾支解鄫子晉敗王師于貿戎敗齊於鞌

成公十六年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後晉敗楚鄭於鄢陵執魯侯

成公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後楚滅舒庸晉弑其君宋魚石因楚奪君邑莒滅鄫齊滅萊鄭伯弑死

襄公十四年二月朔日有食之

後衛大夫孫甯共逐獻公立孫剽

襄公十五年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先是晉為雞澤之會諸侯盟又大夫盟後為溴梁之會

諸侯在而大夫獨相與盟君若綴斿不得舉手

襄公二十年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陳慶虎慶寅蔽君之明邾庶其有叛心後庶其以漆閭

丘來奔陳殺二慶

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晉欒盈將犯君後入于曲沃

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宿在軫角楚大國象也後楚屈氏譖殺公子追舒齊慶封脅君亂國

襄公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後衛侯入陳儀甯喜弒其君剽

襄公二十四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比食又既象陽將絶夷狄主上國之象也後六君弒楚子果從諸侯伐鄭滅舒鳩魯往朝之卒主中國伐吳封慶封

襄公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禮義將大滅絶之象也時吳子好勇使刑人守門蔡侯通於世子之妻莒不早立嗣後閽戕吳子蔡世子般弑其父莒人亦弑君而庶子爭

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先是楚靈王弑君而立會諸侯執徐子滅賴後陳公子招殺世子楚而滅之又滅蔡後靈王亦弑死

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時宿在畢晉國象也

昭公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周景王老劉子單子專權蔡侯朱驕君臣不悅之象也

後蔡侯朱果出奔劉子單子立王猛

昭公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宿在心天子之象也後尹氏立王子朝天王居于狄泉

昭公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宿在胃魯象也後昭公為季氏所逐

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宿在心天子象也時京師微弱後諸侯果相率而城周
宋中幾亡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
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後鄭滅許魯陽虎作亂竊寶玉大弓季桓子退仲尼宋
三臣以邑叛
定公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後晉三大夫以邑叛薛弑其君楚滅頓胡越敗吴衛逐

世子

定公十五年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宿在柳周室大壞夷狄主諸夏之象也明年中國諸侯果累累從楚而圍蔡蔡恐遷於州來晉人執戎蠻子歸于楚京師是也

嚴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中星隕如雨

常星二十八宿者人君之象也衆星萬民之類也列宿不見象諸侯微也衆星隕墜民失其所也夜中者為中

國也不及地而復象齊桓起而救存之也鄉亡桓公星遂至地中國其良絶矣

文公十四年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孛者惡氣之所生也謂之孛者言其孛孛有所妨蔽闇亂不明之亂也北斗大國象後齊宋魯莒晉皆弑君

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

大辰心也心為明堂天子之象後王室大亂三王分爭此其效也

哀公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以辰乘日而出亂氣蔽君明也

明年春秋事終

釐公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

鷁退飛過宋都

象宋襄公欲行伯道將自敗之戒也石陰類五陽類自

上而隕此陰而陽行欲高反下也石與金同類色以白

為主近白祥也鷁水鳥六陰數退飛欲進反退也其色

青青鳥也屬於貌之不恭天戒若曰德薄國小勿持炕陽欲長諸侯與强大爭必受其害襄公不寤明年齊桓死伐齊喪執滕子圍曹為盂之會與楚爭盟卒為所執後得反國不悔過自責復會諸侯伐鄭與楚戰于泓軍敗身傷為諸侯笑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嚴福

謄錄監生臣朱上林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

漢東方朔集題詞

東方曼倩求大官不得始設客難揚子雲草太玄乃作解嘲學者爭慕效之假主客遣抑鬱者篇章疊見無當玉巵世亦頗厭觀之其體不尊同于游戲然二文初立詞鋒競起以蘇張為輸攻以荀鄒為墨守作者之心寔命奇偉隨者自

貧彼不任咎未可薄連珠而笑士衡鄙七體而
譏枚叔也曼倩别傳多神怪不足盡信即史書
所記拔劒割肉醉遺殿上射覆隱語榜楚舍人
侏儒俳優其跡相近及諫起上林面責董偃正
言嶽嶽汲長孺猶病不如何況公孫丞相以下
誡子一詩義包道德兩篇其藏身之智具焉而
世皆不知漢武歎其歲星劉向次於列仙事或
有之非此浮沉莫行直諫事雄主其誠難哉

目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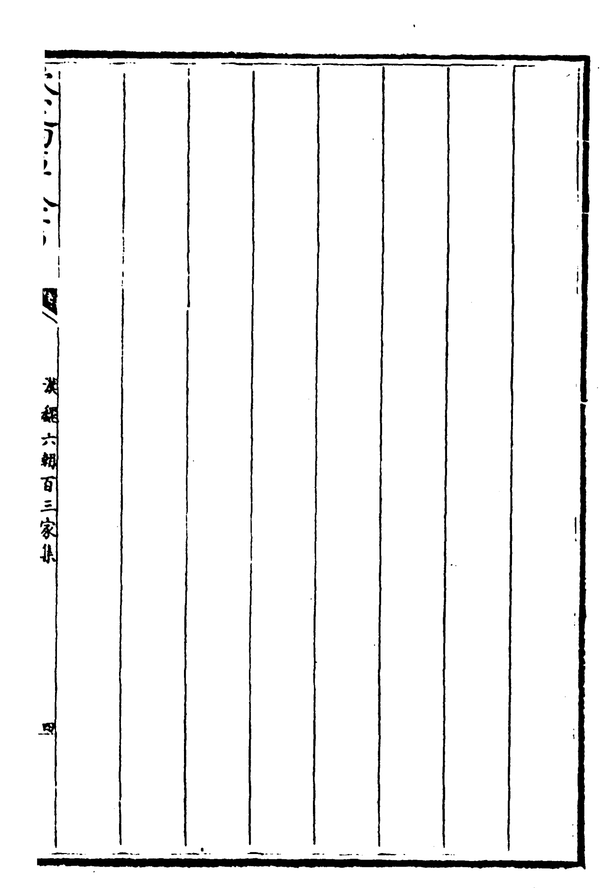
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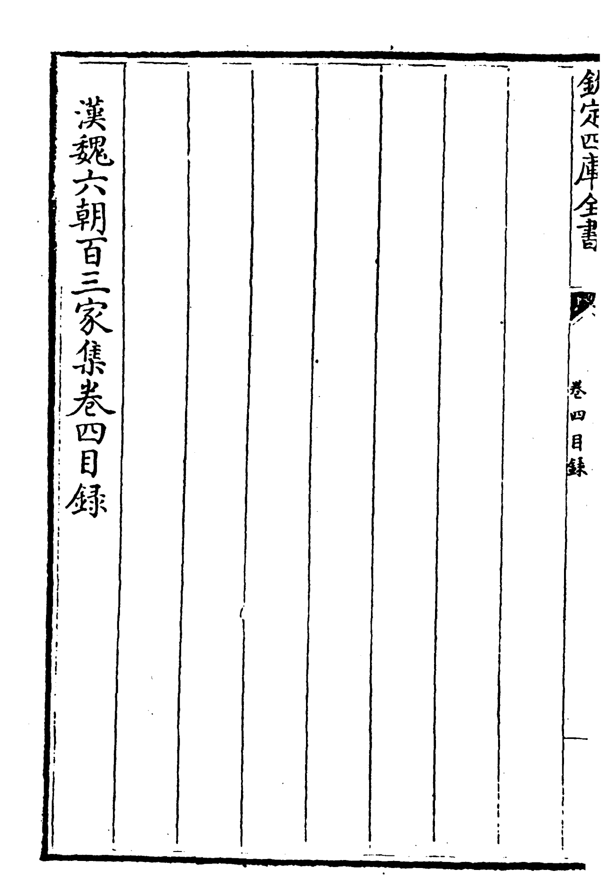
書

頌

銘

詩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目録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

明 張溥 輯

漢東方朔集

騷

七諫 王逸註

平生於國兮 平屈原名也 長於原壄 高平曰原埛外曰野言屈原少生於楚國與君同朝長大見遠棄於山野傷有始而無終也 言語訥譅兮 譅音澀出口為言相答曰語訥者鈍

也謎者難也又無彊輔言己質性忠信不能巧利辭令言語訥鈍復無彊友黨輔以保達己志也彊一作強淺智褊能兮聞見又寡褊狹也寡少也屈原多才有智博聞遠見而言淺狹者是其謙也數言便事兮見怨門下門下喻親近之人也言己數進忠言陳便宜之事以助治而見怨恨於左右欲害己也一作數陳便事王不察其長利兮卒見棄乎原壄言懷王不察己忠謀可以安國利民反信讒言終棄我於原壄而不還也伏念思過兮無可改者言己伏自思念行無過失可改易也羣衆成朋兮上浸以惑上謂君也浸稍也言佞人相與羣聚朋黨成衆君稍以惑亂而不自知也巧佞在前兮賢者滅息滅消也言佞臣巧好其言順意承旨旦夕在於君前而使忠賢之士心懷恐懼吞聲小語消滅審審

之氣以避禍患也堯舜聖已沒兮孰為忠直言堯舜聖明令已沒矣誰為盡忠直也高山崔巍兮崔巍高貌水流湯湯湯時章切湯湯流貌言已仰視高山其形崔巍而不知頹弛俛視水流湯湯流行而不知竭自傷不如山水之性身將顛沛也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坑坑音岡陂池曰坑言已年歲衰老死日將至不得處國朝輔政治而與麋鹿同坑鳥獸同伍將墜陷坑穽不復久矣塊鞠兮塊獨處貌匍匐為鞠當道宿夜止曰宿言已孤獨無耦塊然獨處鞠然匍匐當道而蹲臥無所棲宿也舉世皆然兮余將誰告告古六切舉與也言舉當世之人皆行佞偽當何所告我忠信之情斥逐鴻鵠兮鴻鵠大鳥近習鴟梟鴟梟惡鳥斬伐橘柚兮柚音又橘柚美木列樹苦桃苦桃惡木言君親近貪賊姦惡之臣

而遠仁賢之臣也便娟之脩竹兮寄生乎江潭便平聲便娟好貌屈原以竹自喻言有便娟長好之竹生於江水之潭被蒙潤澤而茂盛自恨放流而獨不蒙君之惠也上葳蕤而防露兮葳蕤盛貌防蔽也下泠泠而來風泠泠清涼貌言竹被潤澤上則葳蕤而防蔽霧露言上能有所覆也下則泠泠清涼可休庇也以言己德上能覆蓋於君下能庇蔭於民孰知其不合兮若竹柏之異心竹心空屈原自喻志通達也柏心實以喻君闇閉塞也言己性達道德而君閉塞其志不合若竹柏之異心也往者不可及兮謂聖明之王堯舜禹湯文武也來者不可待欲須賢君年齒已老命不可待也悠悠蒼天兮莫我振理悠悠憂貌振救也言己憂愁思想則呼蒼天言己懷忠正而君不知羣下無有救理我之侵冤者竊怨

君之不寤兮吾獨死而後已言己私怨懷王用心闇惑終不覺寤令我獨抱忠信死於山野之中而已

初放

惟往古之得失兮言己思念古者人君得道則安失道則危禹湯以王桀紂以亡覽私微之所傷傷害也言己又觀人君私愛佞諛受其微言傷害賢臣者國以危殆也楚之無極吳之宰嚭是也堯舜聖而慈仁兮後世稱而弗忘言堯舜所以有聖明之德者以任賢能慈愛百姓故民至今稱之也齊桓失於專任兮夷吾忠而名彰夷吾管仲名也管仲將死戒桓公曰豎刁自割易牙烹子此二臣者不愛其身不慈其子不可任也桓公不從使專

國政桓公卒二子各欲立其所傅公子諸公子並爭國亂無主而桓公尸不棺積六十日蟲流出戶故曰失於專任夷吾忠而名著也

晉獻惑於驪姬兮申生孝而被殃

已解於九章篇中

偃王行其仁義兮荆文寤而徐亡

荆楚也徐偃王國名也周宣王之舅申伯所封也詩曰申伯番番既入于徐周衰其後僭號稱王也偃謚也言徐偃王修行仁義諸侯朝之三十餘國而無武備楚文王見諸侯朝徐者衆心中覺悟恐為所并因興兵擊之而滅徐也故司馬法曰國雖强大忘戰必危益謂此也

紂暴虐以失位兮周得佐乎吕望

卒怒曰暴賊善曰虐言殷紂暴虐以失其位周得吕望而有天下也

修往古以行恩兮封比干之丘壟

小曰丘大曰壟言武王脩先古之法敬愛賢能克紂封比干之墓以彰其德宣示四方也

賢俊慕

而自附兮日浸淫而合同才敵千人為俊淫多貌也言天下賢英俊慕周之德也日來親附浸淫盛多四海竝合皆同志也明法令而修理兮蘭芷幽而有芳言周家選賢任士官得其人法令修理故幽隱之士皆有嘉名也苦眾人之妬予兮言己患苦楚國眾人妬我忠直欲害己也箕子寤而佯狂箕子紂之庶兄見比干諫而被誅則被髮佯狂以脫其難也不顧地以貪名兮心怫鬱而內傷言己欲效箕子佯狂而去不顧楚國之地貪忠直之名念君闇昧心為傷痛怫鬱而傷病也聯蕙芷以為佩兮過鮑肆而失香言仁人聯結蕙芷芬芳之草服之終身過鮑魚之肆則失其性而不芬香也以言己積累忠信為讒人所毀失其忠名也正臣端其操行兮反離謗而見攘

謗訕也攙排也言正直之臣端其心志欲以輔君反為讒人所謗訕身見排逐而遠放也世俗更而變化兮而一作以伯夷餓於首陽言當世俗人皆改其清潔化為貪邪當若伯夷餓於首陽而身垂功名也獨廉潔而不容兮叔齊久而逾明叔齊伯夷弟也言己獨行廉潔不容於世雖饑餓而死幸若叔齊久而有榮名也浮雲陳而蔽晦兮使日月乎無光言讒佞陳列在側則使君不聰明也忠臣貞而欲諫兮讒諛毀而在旁言忠臣正其心欲諫其君讒毀在旁而不敢言也秋草榮其將實兮其一作而微霜下而夜降微霜殺物以喻讒諛言秋時百草將實微霜夜下而殺之使不得成熟也以言讒人晨夜毀己亦將害己身使其忠名不得成也商風肅而害生兮商風西風肅急

貌一作肅肅百草育而不長言秋氣起則西風急疾而害生物使百草不得咸長以言君令急促剋傷百姓使不得保其性命也衆竝諧以妬賢兮孤聖特而易傷言衆佞相與竝同以妬賢者雖有聖明之智孤特無助易傷害也易去聲懷計謀而不見用兮巖穴處而隱藏士曰隱寳曰藏言已懷忠信之計不得列見獨處巖穴之中隱藏而已成功隳而不卒兮隳壞也子胥死而不葬言子胥為吳伐楚破郢謀行功成後用讒言賜劒棄死故言死而不葬也世從俗而變化兮隨風靡而成行言當世之人見子胥被害則變心從俗以承上意若風靡草羣聚成行而羅列信直退而毀敗兮虛偽進而得當言信直之臣被䝉讒毀而身敗棄虛偽之人進用在位而當顯職也追悔

過之無及兮之一作而無一作不豈盡忠而有功言君進用虛偽之臣則國傾危追而自悔亦無所及也已欲盡忠直之節終不能成其功也豈一作覬廢制度而不用兮務行私而去公言在位之臣廢先王之制度務從私邪背去公正爭欲求利也終不變而死節兮惜年齒之未央言己執守清白而死忠直終不變節惜年齒尚少壽命未盡而將夭折也將方舟而下流兮冀幸君之發矇大夫方舟士特舟矇僮矇也言我將方舟隨江而浮冀幸懷王開其矇惑之心而還已也痛忠言之逆耳兮恨申子之沈江申子伍子胥也吳封之於申故號為申子也哀痛忠直之言忤逆君耳使之恚怒若申胥諫吳王殺而沈之江流也願悉心之所聞兮心一作余遭值君之不聰悉盡

也聽遠曰聰言已欲盡忠竭其所聞陳列政事遭值懷王闇不聰明而不見納也不開寤而難道兮道一作導不別橫之與縱緯曰橫經曰縱言君心常惑而不可開寤語以政道尚不別繪布經緯橫縱不能知賢愚亦明矣聽姧臣之浮說兮絕國家之久長言君好聽邪說之臣虛言浮說以自誤亂將絕國家累世久長之祿也滅規榘而不用兮背繩墨之正方言君為政滅先聖之法度而不施用背棄忠直之臣以自傾危離憂患而乃寤兮離一作罹若縱火於秋蓬蓬蒿也秋時枯槁言君信任佞諛不慮艱難卒遭憂患然後乃覺若放火於秋蒿不可救制也業失之而不救兮尚何論乎禍凶言君施行業以失道身將危殆尚復論國之禍凶豈不晚哉彼離畔而朋黨兮獨

行之士其何望言彼讒佞相與朋黨竝食重禄獨行忠直之士當復何望宜窮困也日漸染而不知兮稍積為漸汙變為染秋毫微哉而變容鋭毛為毫夏落秋生言君用讒邪日以漸染隨之變化而不自知若秋毫更生其容微眇而日長大也衆輕積而折軸兮原咎雜而累重咎過也言車載衆輕之物以折其軸而不可乗其過咎由重衆雜載衆多之故也以言國君聽用羣小之言則壞敗法度而自傾危也赴湘沅之流澌兮恐逐波而復東言己心清潔不能久居濁世故赴湘沅之水與流澌俱浮恐遂乗波而東入大海也懷沙礫而自沈兮不忍見君之蔽壅礫小石也言己所以懷沙負石甘樂死亡自沈於水者不忍久見懷王壅蔽於讒佞也

沈江

世沈淖而難論兮沈沒也淖溺也俗岭峨而嵾嵯岭與岑同岭峨嵾嵯不齊貌言時世之人沈沒財利用心淖溺不論是非不別忠佞風俗毁譽高下嵾嵯賢愚合同上不任賢化使然也清泠泠而殲滅兮殲音尖清泠泠以喻潔白殲盡也滅消也一云而日殲兮溷湛湛而日多湛讀作沈溷湛湛喻貪濁也言泠泠清清之士盡棄銷滅不見論用貪濁之人進在顯位日以盛多梟鴞既以成羣兮玄鶴弭翼而屏移言貪狠之人竝進成羣廉潔之士歛節而退也蓬艾親入御於牀笫兮笫音姊笫牀簀也以喻親密馬蘭踸踔而日加踸音趂踔音卓馬蘭惡草也踸踔暴長貌也加盛也言蓬蒿蕭艾入御房中則馬蘭之草

踸踔暴長而茂盛也以言佞諂見親近則邪偽之徒踴躍而欣喜也

棄捐葯芷與杜衡兮余柰世之不知芳何言棄捐芳草忠正之士當柰世人不知賢何一云余柰夫世不知芳何一云余柰夫不知芳何

何周道之平易兮然蕪穢而險戲險戲猶言傾危也言周家建立德化其道平直公方所履無失而言蕪穢傾危者心惑意異也以平直為傾危則以忠正為邪枉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高陽無故而委塵兮高陽帝顓頊也委塵坋塵也言帝顓頊聖明克讓然無故被塵翳言與帝共工爭天下也

唐虞點灼而毀議點汙也灼炙也猶身有病人點炙之言堯舜至聖道德擴被尚點炙謗毀言有不慈之過卑父之累也

誰使正其真是兮言佞人妄論以善為惡乃非訕聖王當誰使正其真偽乎已以忠被罪固其宜也

雖有八

師而不可為八師謂禹稷禼皐陶伯夷倕益夔也言堯舜有聖賢之臣八人以為師傅不能除去虛偽之諺乎疾讒之辭也皇天保其高兮后土持其久言皇天保其高明之姿不可踰越也后土持其久長不可掘發也賢人守其志分亦不可傾奪也一云不可輕脫服清白以逍遙兮偏與乎玄英異色玄英純黑也以喻貪濁言己被服芬香履修清白偏與貪濁者異行不可同趣也西施媞媞而不得見兮媞音提西施美女也媞媞好貌也詩曰好人媞媞也嫫母勃屑而日侍嫫母醜女也勃屑猶媻姍膝行貌言西施媞媞儀容姣好屏不得見嫫母醜惡反得媻姍而侍左右也以言親近小人斥逐君子也桂蠹不知所淹留兮桂蠹以喻食祿之臣也言桂蠹食芬香居高顯不知留止安欲移徙則失甘美之木亡其處也以言衆臣

食君之祿不建忠信安行佞諂亦將失其位喪其所也蓼蟲不知徙乎葵菜言蓼蟲處辛烈食苦惡不能知徙於葵菜食甘美終以困苦而癯瘦也以喻己修潔白不能變志易行以求祿位亦將終身貧賤而困窮也處涽涽之濁世兮今安所達乎吾志涽音泯言己居濁溷之世無有達我清白之志也一云今安達乎吾志意有所載而遠逝兮固非衆人之所識識知也言己心載忠正之志欲遠去以求賢人君子固非衆人所能知也驥躊於弊輦兮輦音跔躊躊不行貌遇孫陽而得代孫陽伯樂姓名也言衆人不識騏驥以駕敗車則不肯進遇伯樂知其有力以車代之則至千里流名德也以言俗人不識己志亦將遇明君建道流化垂功業也呂望窮困而不聊生兮遭周文而舒志甯戚

飯牛而商歌兮桓公聞而弗置皆解於離騷經路室女之方桑兮路室客舍也孔子過之以自侍言孔子出遊過於客舍其女方采桑一心不視喜其貞信故以自侍吾獨乖剌而無當兮乖差也剌邪也心悼怵而耄思耄亂也九十曰耄言古賢俊皆有遭遇我獨乖差與時邪剌故心中自傷怵惕而思志為耄亂思比干之恲恲兮恲恲忠直之貌恲音平哀子胥之慎事子胥臨死曰抉吾兩目置吳東門以觀越兵之入也死不忘國故言慎事也悲楚人之和氏兮獻寶玉以為石遇厲武之不察兮羌兩足以畢斮斮音析斮斷也昔卞和得寶玉之璞而獻之楚厲王或毀之以為石王怒斷其左足武王即位和復獻之武王不察視又斷其右足和乃抱寶泣於荆山

之下悲極血出於是暨成王乃使工人攻之果得美玉世所謂和氏之璧也或曰兩足畢索索盡也以言玉石易別於忠佞尚不能知己之獲罪是其常也

小人之居勢兮志狹智少為小人也視忠正之何若言小人智少慮狹苟欲承順求媚以居位勢視忠正之人當何如乎甚於草芥也改前聖之法度兮前一作先喜囁嚅而安作囁嚅小語謀私貌也言小人在位以其愚心改更先聖法度背違仁義相與耳語謀利而安造虛偽以譖毀賢人也親讒諛而疏賢聖兮訟謂閭娵為醜惡讒諛為訟閭娵好女也言君親信讒諛之臣斥逐忠正背先聖法度衆人讙譁之訟以好為惡心迷意惑不自知也愉近習而蔽遠兮孰知察其黑白言君近諂諛習而信之蔽遠賢者言不見用誰當知己之清白彼之貪濁也卒不得效

其心容兮卒一作來安眇眇而無所歸薄薄附也言己放流不得內竭忠誠外盡形體東西眇眇無所歸附也專精爽以自明兮晦冥冥而壅蔽言己專壹忠情竭盡耳目之精明欲以助君而為佞人之所壅蔽不得進也年既已過太半兮然輡軻而留滯輡音坎軻音柯輡軻不遇也言己年已過五十而輡軻沈滯卒無所逢偶也欲高飛而遠集兮恐離罔而滅敗罔以喻法言己欲高飛遠止他方恐遭罪法以滅敗忠厚之志也獨冤抑而無極兮傷精神而壽夭壽命夭也皇天既不純命兮余生終無所依依保也願自沈於江流兮絕橫流而徑逝徑一作遠寧為江海之泥塗兮安能久見此濁

世言己思委命於江流沈為泥塗不忍久見貪濁之俗也

怨世

賢士窮而隱處兮士一作者廉方正而不容言時貪亂者衆賢者隱蔽廉正之士不得容於世也子胥諫而靡軀兮比干忠而剖心子推自割而飤君兮德日忘而怨深飤音飼已解於九章中一云推自割而飼君兮行明白而曰黑兮荆棘聚而成林荆棘多刺以喻讒賊言已修行清白皎然日明而讒人聚而蔽之謂之暗昧使不得通也江離棄於窮巷兮蒺藜蔓乎東廂廧序之東為東廂以言賢者棄捐閭巷小人親近左右也蔾一作梨賢者蔽而不見兮讒諛

進而相朋相朋一作在位朋一作明梟鴞竝進而俱鳴兮鳳皇飛而高翔言小人相聚而論議賢智隱而深藏也願壹往而徑逝兮壹或作一道壅絶而不通言已思壹見君盡忠言而遂徑去障蔽於讒佞而不得志也

怨思

居愁懃其誰告兮獨永思而憂悲言已放在山澤心中愁苦無所告愬長憂悲而已內自省而不慙兮操愈堅而不衰言已自念懷抱忠誠履行清白內不慙於身外不媿於人志愈堅固不衰懈也隱三年而無決兮歲忽忽其若頹言已放在山野滿三年矣歲月迫促去若頹下年且老也古者人臣三諫不從待放三年君命還則復無

則遂行也憐余身不足以卒意兮憐一作怜冀一見而復歸言已自憐身老不足以終志意幸復一見君陳忠言還鄉邑也哀人事之不幸兮屬天命而委之咸池咸池天神也言已自哀不能修人事以見愛於君屬祿命於天委之神明而已身被疾而不閒兮閒差也心沸熱其若湯言已修行仁義身反被病而不閒差憂道不立心中怛然而氣熱若湯之沸也冰炭不可以相竝兮竝併也吾固知乎命之不長言冰見炭則消炭得冰則滅以喻忠佞不可竝處則相傷害固知我命之不得長久將消滅也一云固知余命之不長一云吾乎固知命之不長哀獨苦死之無樂兮惜予年之未央自哀惜死年尚少也悲不反余之所居兮一本不下有得字恨

離予之故鄉不得歸郢見故居也鳥獸驚而失羣兮飛者為鳥走者為獸猶高飛而哀鳴言鳥獸失其羣偶尚哀鳴相求以剌同位之人曾無相念之意也狐死必首丘兮夫人孰能不反其真情真情本心也言狐狸之死猶嚮丘穴人年老將死誰有不思故鄉乎言已尤甚也故人疏而日忘兮新人近而俞好言舊故忠臣日以疏遠讒諛新人日近而見親也一云新人愈近而日好莫能行於杳冥兮孰能施於無報言衆人誰能有執心正行於杳冥之中施於無報之人乎言皆苟且而行以求利也若衆人之皆然兮乘回風而遠遊言已患苦衆人皆行苟且故乘風而遠去也凌恒山其若陋兮凌乘也恒山北嶽也陋小也聊媮娛以忘憂言已

乘騰高山以為庳小陟險猶易聊且愉樂以忘悲憂也愉一作媮悲虛言之無實兮讒言無誠君不察也苦衆口之鑠金已解於九章中過故鄉而一顧兮泣歔欷而霑襟言已遠行猶思楚而悲泣也厭白玉以為面兮厭著也懷琬琰以為心言已施行清白心面若玉內外相副邪氣入而感內兮施玉色而外淫淫潤也言讒邪之言雖自內感已志而猶不變玉色外潤而內愈明也何青雲之流瀾兮瀾一作爛微霜降之濛濛濛濛盛貌詩云零雨其濛言遺佞人羣聚造作虛辭君政用急天旱下霜則害草木傷其貞節也徐風至而徘徊兮而一作之疾風過之湯湯風為號令言君命寬則風舒風舒則已徘徊而有還志也令急風疾則已惶遽欲急去也一云

疾風舒之蕩蕩聞南藩樂而欲往兮藩蔽也南國諸侯為天子藩蔽故稱藩也一本無樂而二字至會稽而且止會稽山名也言已聞南國饒樂而欲往至會稽山且休息也見韓衆而宿之兮問天道之所在韓衆仙人也天道長生之道也借浮雲以送予兮載雌霓而為旌旌旗也有鈴為旌也一云載虹霓而為旍駕青龍以馳騖兮班衍衍之冥冥言極疾也忽容容其安之兮超慌忽其焉如不知所之也苦衆人之難信兮願離羣而遠舉舉去也言苦見俗人多言無信不可據任故願離衆而遠去也登巒山而遠望兮巒小山也一云登巒無山字好桂樹之冬榮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釋之氷也一云好桂茂而冬榮

觀天火之炎煬音陽兮聽大壑之波聲大壑海水也言己仰觀天火下覩海水心愁思也引八維以自道兮天有八維以為綱紀也含沆瀣以長生言己乃攣持八維以自導引含沆瀣之氣以不死也居不樂以時思兮以一作而一云思時食草木之秋實秋實謂棗栗之屬也飲菌若之朝露兮構桂木而為室言飲食潔清所處芬香也雜橘柚以為囿兮囿一作圃列辛夷與椒楨雜聚衆善以自修飾也鶤鶴孤而夜號兮哀居者之誠貞言鶤鷄鶴鶴大鳥猶知賢良哀惜己之履行正直而不施用也

自悲

哀時命之不合兮傷楚國之多憂（言已自哀生時祿命好行公正不與君合憐傷楚國無有忠臣國家多憂也）內懷情之潔白兮（潔一作質）遭亂世而離尤（言已懷潔白之志以得罪過於衆人也）惡耿介之直行兮世溷濁而不知（言衆人惡明正之直士以君闇昧不知用之故也）何君臣之相失兮上沅湘而分離（言讒佞害已使明君放逐忠臣上下分離失其所也）測汨羅之湘水兮（汨水在長沙羅縣下注湘水中）知時固而不反（言已沈身汨水終不還楚國也）傷離散之交亂兮遂側身而既遠（遂去而流還也）處玄舍之幽門兮穴巖石而窟伏（巖穴也言已脩德不用欲伏巖穴之中以自隱藏也）從水蛟而為徒兮

與神龍乎休息自喻德如蛟龍而潛匿也何山石之嶄巖兮靈魂屈而偃蹇言山石高巖非己所居靈魂偃蹇難上欲去之也含素水而蒙深兮日耿耿而既遠素水白水也言雖遠行不失清白之節也哀形體之離解兮解一作懈神罔兩而無舍罔兩無所據依貌也舍止也自哀身體陸離遠行解倦精神罔兩無所據依而舍止也惟椒蘭之不反兮椒子椒也蘭子蘭也魂迷惑而不知路言子椒子蘭不肯反已魂魄迷惑不知道路當如何也願無過之設行兮雖滅沒之自樂言願設陳已行終無過惡雖身沒名滅猶自樂不改易也痛楚國之流亡兮哀靈脩之過到言懷王之過已至於惡楚國將危亡失賢之故也固時俗之溷

濁兮志昏迷而不知路昏悶也迷惑也言己遭遇亂世心中煩惑不知所行也念私門之正匠兮匠教也遥涉江而遠去言己念衆臣皆營其私相教以利乃以其邪心欲正國家之事故已遠去也念女頦之嬋娟兮涕泣流乎於悒於悒增歎貌也己解見離騷經我決死而不生兮雖重追吾何及言亦無所復還也一云吾其何及戲疾瀨之素水兮望高山之蹇產言己履清白其志如水雖遇棄放猶志仰高遠而不懈也哀高丘之赤岸兮遂沒身而不反言己哀楚有高丘之山其岸峻險赤而有光明傷無賢君將以阽危故沈身於湘流而不還也

哀命

怨靈脩之浩蕩兮已解於離騷經夫何執操之不固操志也固堅也言己念懷王信用讒佞志數變移而不堅固也悲太山之為隍兮隍城下池也易曰城復于隍也孰江河之可涸涸塞也言太山將頹為池以喻君且失其位用心迷惑過惡已成若江河之決不可涸塞也願承閒而效志兮恐犯忌而干諱所畏為忌所隱為諱干觸也言己願承君閒暇之日時竭効忠言恐犯上忌觸衆人諱而見刑誅也卒撫情以寂寞兮然怊悵而自悲怊悵恨貌也言己終撫我情寂寞不言然怊悵自恨心悲毒也玉與石而同匱兮匵匣也貫魚眼與珠璣圓澤為珠麤瑪為璣以言君不知賢愚忠佞之士猶雜魚眼與珠璣同貫而不別也駑駿雜而不分兮駑鈍馬也良馬為駿也服罷

牛而驂驥左驂為服外騑為驂言君選士用人雜用駑駿不異賢愚若駕罷牛驂以騏驥才力殊也罷音皮年滔滔而日遠兮滔滔行貌壽冉冉而俞衰自傷不遇年衰老也心悇憛而煩冤兮悇音涂憛音覃悇憛憂愁貌也蹇超搖而無冀蹇辭也超搖不安也言已自念年老心中悇憛超搖不安終無所冀望也固時俗之工巧兮滅規榘而改錯却騏驥而不乘兮策駑駘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無王良之善馭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駒跳而遠去皆已解在九辨不量鑿而正枘兮恐榘矱之不同已解於離騷經不論世而高舉兮恐操行之不調調和也言人不論世之貪濁而也

高舉清白之行恐不知於俗而見憎於衆也弧弓弛而不張兮弛解孰云知其所至言弧弓雖强弛而不張誰知其力之所至乎以言賢者不在職位亦不知其才德也無傾危之患難兮焉知賢士之所死言國無傾危之難則不知賢士之伏節死義也俗推佞而進富兮節行張而不著賢良蔽而不羣兮朋曹比而黨譽邪枉說飾而多曲兮正法弧而不公弧戾也言世俗之人推佞以為賢進富以為能故君之正法膠戾不用衆皆背公而歸私也直士隱而辟匿兮讒諛登乎明堂明堂布政之宮也言忠直之士隱身辟匿讒諛之人反登明堂而為政也棄彭咸之娛樂兮言棄彭咸清潔之行娛樂之風俗則為貪佞也滅巧倕之繩

墨言工滅巧倕之繩墨則枉直失其制也言君背先王之法則自亂惑也菎蕗雜於叢蒸兮枲翮曰叢熘竹曰蒸言持菎蕗香直之草雜於廱蒸燒而燃之則不識於物也以言取忠直棄之林野亦不知賢也一云菎蕗雜於廱蒸機蓬矢以射革矢箭也言張強弩之機以蓬蒿之箭以射犀革之盾必推折而無所能入也言使愚巧任政必致荒亂無所能成也駕蹇驢而無策兮蹇跛也策箠也又何路之能極極竟也言君任駑頓之臣使在顯職如駕跛蹇之驢又無鞭箠終不竟道將傾覆也以直鍼而為釣兮釣一作鉤又何魚之能得言君不能以禮敬聘請賢者猶以直鍼釣魚無所能得也伯牙之絕弦兮伯牙工鼓琴也無鍾子期而聽之鍾子期識音者也言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不肯復鼓以世無知音也言己不遇明君識忠

直者亦宜鉗口而不語言也和抱璞而泣血兮一云和氏安得良工而剖之和卞和也剖猶治也已解於上篇同音者相和兮謂清濁也同類者相似謂好惡也以言君清明則潔白之士進君闇昧則貪濁之人用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飛鳥號其羣兮鹿鳴求其友同志為友言飛鳥登高木志意喜樂則和鳴求其羣而呼其耦鹿得美草口甘其味則求其友而號其侶也以言在位之臣不思賢念舊曾不若鳥獸也詩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又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故叩宮而宮應兮彈角而角動叩擊也彈㧻也宮角五音也言叩擊五音各以其聲感而相應也以言君求仁則仁至修正則下直也一云叩宮而商應彈角而徵動虎嘯而谷風至兮虎陽物也谷風陽氣也言虎悲嘯而吟則谷風至而應其類也以言君脩

德行政則百姓隨而化也**龍舉而景雲往**龍介蟲陰物也景雲大雲而有光者雲亦陰也言神龍將舉陞天則景雲靉而扶之輔其類也言君好賢士則英俊往而竝集也**音聲之相和兮言物類之相感也**言鳥獸相呼雲龍相感無不應其類而從其耦也傷君獨無精誠之心以動賢也一云音繫而相和兮一無言及也字**夫方圜之異形兮**一云若夫圜一作圓**勢不可以相錯**言君性所為不與己合若方與圓不可錯雜勢不相安也**列子隱身而窮處兮**列子古賢士也**世莫可以寄託**言列子所以隱佚不仕而窮處者以世多詐偽無可以寄命託身也以一作與**衆鳥皆有行列兮鳳獨翱翔而無所薄**已解於九辯也**經濁世而不得志兮願側身巖穴而自託**言己愍貪

淵之世終不得展其志意但甘處巖穴之中而隱伏也欲闔口而無言兮嘗被君之厚德闔閉也言己欲閉口結舌而不復言以嘗被君之厚祿故不能嘿也獨便悁而懷毒兮愁鬱鬱之焉極言憂愁之無窮也念三年之積思兮願壹見而陳詞思一見君而陳忠言也不及君而騁說兮騁馳也世孰可為明之言己不及賢君而騁極忠說則時世闇蔽無可為明真偽也身寢疾而日愁兮寢臥也情沈抑而不揚言己身被疾病臥而愁思自傷忠誠沈抑而不得揚達也衆人莫可與論道兮悲精神之不通言當世之人無可與議事君之道者哀我精神所志而不得通於君也

謬諫

亂曰鸞皇孔鳳日以遠兮孔孔雀也一云鸞孔鳳皇畜鳧駕鵝一云畜梟駕鵝鷄鶩滿堂壇兮高殿敞揚為堂平場廣坦為壇鼃黽游乎華池鼃蝦蟇也華池芳華之池也言君推遠孔鳳斥逐賢智畜餋鵝鶩親近小人滿於堂庭鼃黽喻讒諛弄口得志也要褭奔亡兮騰駕橐駝要音腰一作騕鉛刀進御兮遙棄太阿要褭駿馬太阿利劒也言君放遠要褭英俊之士而駕橐駝任使罷駑頓朽之人而棄明智之士也拔搴玄芝兮玄芝神草也列樹芋荷橘柚萎枯兮橘柚美木也苦李旖旎旖旎盛貌也言君乃拔去芝草賤棄橘柚種植芋荷養育苦李愛重小人斥逐君子也甂甌登於

明堂兮甗甌瓦甂名也周鼎潛乎深淵周鼎夏禹所作鼎也左氏傳曰昔夏禹之有德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是為周鼎言甗甌之甂登明堂周鼎反藏于深淵之水言小人任政賢者隱匿也自古而固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言往古嫉妬忠直而不肯進用我何為獨怨今世之人乎自憐之詞

疏

諫起上林苑疏

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

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卬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䵷魚貧者

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為苑絶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荊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墟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

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

應詔上書

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劒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

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

書

與公孫弘書

蓋聞爵禄不相責以禮同類之游不以遠近為初是故東門先生居蓬戶空穴之中而魏公子一朝以百騎馳

造之呂望未嘗與文王同席而坐一朝讓以天下半大丈夫相知何必以撫塵而游垂髮齊年偃伏以日數哉

從公孫弘借車馬書

朔當從甘泉願借外廐之後乘木槿夕死而朝榮者士亦不必長貧也

公孫弘答東方朔書附

譬猶龍之未升與魚龍為伍及其升天鱗不可覩

與友人書

不可使塵網名韁拘鎖怡然長笑脫去十洲三島相期拾瑤草吞日月之光華共輕舉耳

序

十洲記序

臣學仙者耳非得道之人以國家盛美特招延儒墨於文網之内抑絶俗之道擯虚詭之迹臣故韜隱逸而赴王庭藏養生而侍朱闕矣亦由尊上好道且復欲徜徉威儀也曽隨師之主履行北至朱陵扶桑之闕㴑海冥

夜之丘純陽之陵始青之下月宮之間內遊七丘中旋十洲踐赤縣而遨五嶽行陂澤而息名山臣自少及今周流六天涉歷八極於是矣未若陵虛之子飛真之官上下九天洞視百方北極鉤陳而并華蓋南翔太丹而栖大夏東之通陽之霞西薄寒穴之野日月所不逮星漢所不與其上無復物其下無復底臣之所識始愧不足以酬廣訪矣

論

非有先生論

非有先生仕於吴進不稱往古以勵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默無言者三年矣吴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吴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虚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于兹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為先生取之也葢懷能而不見

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説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已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者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王澤不下流而萬民騷

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為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蜚廉惡來革等二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琱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阤國家為虛放戮賢聖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

說色微辭愉愉呴呴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則志士仁人不忍為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户彈琴其中以咏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於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吴王懼然易容損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

陽狂此二人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清燕之閒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

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緜緜連連殆哉世之不絶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材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予貧民

無産業者開内藏振貧窮存耆老䘏孤獨薄賦歛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内晏然天下大治隂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饑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虚鳳凰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設難

答客難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唇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

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内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慴諸侯賓服威震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

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談說竝進輻輳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戸使蘇秦張儀與僕竝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云鼓

鐘于宫聲聞于外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絶此士所以日夜孳孳斂行而不敢怠也辟若鵰鶚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

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㟪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

山海内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莞闚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繇是觀之譬猶鼱鼩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答驃騎難

干將莫耶天下之利劒也水斷鵠雁陸斷馬牛將以補履曾不如一錢之錐騏驥緑耳蜚鴻驊騮天下良馬也

將以捕鼠於深宮之中曾不如跛猫

頌

旱頌

維昊天之大旱失精和之正理遥望白雲之𩅰淳滃曈曈而亡止陽風吸習而熇熇羣生悶懣而愁憒隴畝枯槁而允布壤石相聚而為害農夫垂拱而無為釋其耰鉏而下涕悲壇畔之遭禍痛皇天之靡濟

銘

寶甕銘

當黄帝時瑪瑙甕至堯時猶存甘露不竭謂之寶露舜遷寶甕於衡山故山有寶露壇下起月館以望夕月又遷寶甕於零陵之上舜崩甕淪地下至秦始皇通汨羅之流為小溪遝從長沙至零陵掘地得赤玉甕可容八斗在舜廟之堂前不知年月至漢東方朔識之朔乃作寶甕銘

寶雲生於露壇祥風起於月館望三壺如盈尺視八鴻如縈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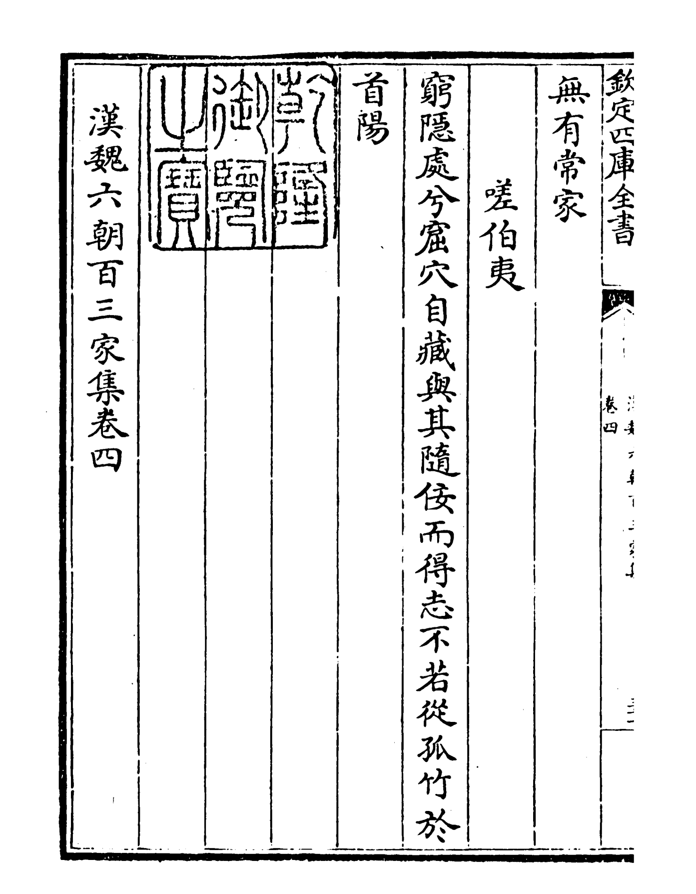
詩

據地歌

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

誡子詩

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游哉於道相從首陽為拙柳惠為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才盡身危好名得華有羣累生孤貴失和遺餘不匱自盡無多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



無有常家

嗟伯夷

窮隱處兮窟穴自藏與其隨佞而得志不若從孤竹於首陽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